

寻求效率与平等的新均衡点

——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说起

赖 风

(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论争中孕育、诞生和兴盛、发展的,它始终面对各式各样的批判和挑战。新自由主义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遵循的是有产者和强势者的逻辑。在反驳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了试图实现效率与平等均衡的种种新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寻求新的均衡点的努力,值得关注和借鉴。

关键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平等;效率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4-0069-05

梳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研究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效率与平等问题的新探讨,对于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全面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得失、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不无裨益。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内涵

由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错综复杂,人们使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此,其定义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

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市场社会主义也称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使社会主义的计划与自由的企业相协调的经济制度。企业属于公有,但生产和消费不受政府计划的控制,而是受市场力量的支配。”^{[1]322}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2]36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在谈论市场社会主义时说:“市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任何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如此),但像市场经济一样利用价格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3]10}

以上定义各有侧重,但共同的要素是: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经济体制中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它们的共同缺陷在于不能反映和概括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由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时空跨度大,因此,要对市场社会主义给出一个通用的定义,难度非常大。时空跨度越大,可以抽象出来的共同要素越少,以至最后无法认定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从而失去了定义的意义。鉴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背景和特征迥然不同,可以对二者界定如下: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旨在探索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替代模式,谋求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与运用市场配置资源争取效率的有机结合,引入竞争机制,增加自由度,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以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提倡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或限制资本权力为基础,主张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有机结合起来,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

收稿日期:2010-09-27

作者简介:赖 风(1971-),男,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研究”(09AKS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题,用社会主义解决民主、平等问题。

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论战中孕育、诞生和兴盛、发展的,它始终面对各式各样的批判和挑战。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一方以泰勒、勒纳、兰格为代表;另一方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代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批判有不同的形式和主题。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老牌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抓住以下两点: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倡导的市场是不真实的、不彻底的。

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相比,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市场,并在一定意义上明确否定计划的过分集中。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根据对市场绝对权力的普遍诉求,断言市场社会主义倡导的市场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对所谓的“真正市场秩序”作了最权威的新自由主义解释。他在该书导论的开头,用类似宗教般的语言重复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命题,全面阐释了他的市场秩序理论:市场秩序“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他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4]正是基于对市场秩序本质的这种理解,新自由主义者否认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合理性,认为作为“真正自发秩序”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理性建构”是根本对立的,并断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违背自发秩序的谬误。

第二,市场在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根本无法有效运作。

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市场应该在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运行,这主要是为了实现其平等主义的目标,表明其社会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则认为,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和根本缺陷,因为只有私人所有权才是一个公正和正义的社会的所有制基础。哈耶克强调“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4]³⁴。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把公有制和市场结合起来的幻想,使自己陷入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因为市场和公有制是水火不相容的。

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为代表的后起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回戈性批判,和哈耶克等老牌的新自由主义者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苏东各国尤其是匈牙利市场取向改革的困境,科尔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逐渐产生怀疑。苏东剧变后,他的市场社会主义信仰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转变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成为攻击市场社会主义的急先锋。1990年,科尔奈的专著《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出版。在该书中,科尔奈宣称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把公有制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的做法终将归于失败,断言彻底抛弃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刻已经来临,唯一能挽救东欧经济的道路就是私有化加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改革的出路只有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之后,他陆续发表文章、论著,着力建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框架。

科尔奈改革模式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完全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运行体制——“自由经济”。科尔奈认为,经济转型国家必须彻底私有化。科尔奈从市场社会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首先是从推崇私有成分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开始的。他认为,私有成分“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在稳定器’”,私有成分是具有极大生命力的经济,只有财产私有才能提供激励机制,永远保证资源的有效使用。在科尔奈看来,私有制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是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科尔奈还归纳了私有成分发展的六个必要条件:(1)私有成分的完全、真正自由化;(2)私人契约受法律保证,这需要一个适中的司法机构、充足的律师和详细的民法规则;

(3)保证私有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宣布取消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征用;(4)税收体系不应限制私人投资;(5)私人投资以及私人资本的形成和增长必须通过信贷支持,应该在政府的年度计划内给私有成分预留部分贷款额度;(6)强化对私有成分的社会尊重。

在肯定私有化方向的基础上,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大加鞭笞,认为在公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科尔奈以匈牙利的改革为例指出,匈牙利在改革的初始的、“天真的”阶段,曾经满怀希望地认为仅仅通过结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可以创造国有企业的市场调节。实际上,“间接的官僚主义调控取代了直接的官僚主义调控。国家权威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干预企业的日常事务”,“如市场调节是私有财产的自发结果和自然模式一样,这种官僚主义的国家干预也是公有财产存在的自发结果和自然模式。”^{[5]59}

综上所述,无论是老牌的,还是后起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挑战集中于两个方面:公有制与市场不能兼容,市场在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条件下根本无法正常运转;真正的市场秩序是“自发进化之产物”,有调控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哈耶克、科尔奈等新自由主义者断言公有制与市场不相容,主旨是鼓吹私有制万能、私有制万古长存。在他们看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普遍存在“软预算约束”,因此根本不可能解决激励或委托—代理问题。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承认问题的存在的同时,敏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同样的问题。普拉纳·巴德汉指出,在股份公司中,众多的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高级经理手中,股东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一个由成千或上百万投资者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很难保证合理的责任承担安排”^{[6]446}。罗默则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苏联模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三个层面的委托—代理

问题:(1)企业经理—工人关系层面;(2)计划者—企业经理关系层面;(3)公众—计划者关系层面。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存在三个层面的委托—代理问题:(1)股东—经理关系层面;(2)企业经理—工人关系层面;(3)公众—股东关系层面。这表明单纯实行私有制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公有制经济如果体制设计得当,完全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7]33-41}。

罗默的观点得到斯蒂格利茨等非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认同。斯蒂格利茨对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解决经济效率和激励问题的论点提出质疑,他指出:“没能建立激励机制通常被认为是苏维埃体系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缺陷。这使得许多评论家提出应该做的只是恢复市场体系,恢复私有财产;这将使激励机制立刻被重新建立起来,并可能使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认为这种推论是有缺陷的。”^{[3]77}

哈耶克为了鼓吹私有化,大谈“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而当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运用国家和计划的力量控制市场运作可能产生的严重不平等时,哈耶克宣布“社会公正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空泛的和毫无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的老师米瑟斯则坦率得多,他开诚布公地指出:“分析旧自由主义纲领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8]68}在米瑟斯看来,“要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还将继续不平等下去。”^{[8]69}实际上,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的”和“自然进化的”市场秩序是不存在的,他自己就认为把资本主义称为这种市场秩序也有不妥,是一种“滥用”。可见,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新自由主义所谓的“真正的市场”,因此,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遵循的是有产者和强势者的逻辑,鼓吹的是极端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反驳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深入探讨了效率与平等的均衡问题,提出了诸多新模式。

四、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效率与平等均衡问题的探讨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罗默、米勒、施韦

卡特等为代表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自称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纷纷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新模式,试图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新的均衡点。

1. 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

约翰·罗默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主要致力于“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9]16}。

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全国所有企业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分配给成年公民,确保起点公平。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极端私有化,主张公民去世,股票返还国家。股票可以与其他股票交换,但为了防止财产集中,国家禁止股票现金化^{[9]16}。

第二,一切银行均国有,银行聚集储户资金,向企业发放贷款,其运营原则与资本主义银行一样,强调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

第三,公司的经理不是由国家而是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则由提供贷款的主要银行的代表构成,他们既是企业工人的代表,也是持股人的代表。

第四,政府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投资计划,并运用不同的利率去鼓励或抑制某些特殊类型的投资。

第五,允许少量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但这种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企业创办者去世,就通过企业的国有化实现资本收入的社会化^{[10]18}。

“证券社会主义”模式用证券来实现公民对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并据此分享企业利润,达到分配上的社会平等;同时,又保留了利润最大化原则、经理管理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发达资本主义的成功的微观制度安排,以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

2. 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

戴维·米勒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1989年出版的《市场、国家和社会》。

在戴维·米勒设计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合作社以市场销售产品的收入支付工人的工资。合作社实行工人自我管理,它自行决定生

产什么、如何生产、收入如何分配,决定用多少资金在哪一领域投资,决定产品的价格,等等。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他的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合作社的启动资金来自国家设立的公共投资机构。公共投资机构掌握着全部资金,各企业可以从中借贷资金进行经营。公共投资机构有权决定哪些项目予以支持以及收取多少利息^{[10]17}。

合作制企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第一,资本运作原则。企业以固定利率从公共投资机构有条件地借贷资金。企业对借贷资金有使用权,但没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维护固定资产,资本不能被当作收入分掉,也不能转贷。第二,破产原则。不能为工人提供生活费的企业要宣告破产,其工人转到别的企业。第三,民主原则。每个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企业要扩大规模和吸收新的工人,那必须得到企业全体工人的同意。当然,企业可以自己确定内部的民主管理机构。例如,小型企业可以由全体工人参加的企业大会决策,大型企业可以设立复杂的决策机构,如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11]290}。

3.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施韦卡特把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称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因为这一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企业的最终权力属于企业的全体工人。在小型企业,工人可以直接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在大、中型企业,工人可以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工人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第二,投资的社会控制。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投资资金只能“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社会控制的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来进行: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时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时,它们也不是仅有的原则^{[11]306-309}。

尽管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种种新模式有许多空想成分,本质上仍属于空想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试图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寻求新的均衡点的努力,值得我们关

注和借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12][3]}。只有坚持“两个充分发挥”,即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与平等的均衡,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2]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 [3]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4] F. 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0.

- [5] Janos Kornai.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M].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 [6] Bardhan P K. On Tackl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Market Socialism[M]//Bardhan P K, Roemer J.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罗默. 社会主义的未来[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 [8]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9] 周黎明. 试论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及其启示[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 [10] 段忠桥.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种模式[J]. 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 [11] 余文烈,姜辉. 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Search a New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and Neo-Liberalism

LAI Feng

(School of Tongda,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emerged and flourishes in debates. It is always facing a wide range of criticism and challenges. The neo-liberalism criticism towards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follows the logic of property and power owners. In reply to the neo-liberalism criticism,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put forward different kinds of new patterns.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efforts of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to find a new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should deserv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Key words: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alism; neo-liberalism; equality; efficiency

(责任编辑:刘 云)